



我叫你  
一声，  
你敢  
答应吗

◆ 戴正阳 ◆  
著

我叫你  
一声，  
你敢  
答应吗

戴  
正  
阳  
/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 / 戴正阳著. — 北京：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6.5  
ISBN 978-7-5502-4155-8

I. ①我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 274191 号

## 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

作 者：戴正阳  
责任编辑：李 征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）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：150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：7.5
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155-8

定价：36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我叫你一声，  
你敢答应吗

## 目录

姐姐	001
佛爷	019
角儿	042
西行记	061
北京食记	078
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	097
地铁动物	110
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爱情	131
北大南门	141
相亲那点小事儿	164
独臂刀	170
我和印度法学家	187
吃鱼	198
女汉子传奇	209
香肠啤酒马克思	224

## 姐姐

郑直原来住在海淀，这小子是我发小，家都住在一起。但是他爸不知道从哪儿听的小道消息，说北京七、八环已经规划完成，涿州也纳入了首都范围。结果老爷子一时兴起，拿着积蓄跑到涿州又买了三套房，还是同一个小区的同层。

我问他：“那你这岂不是京冀两头儿跑？”

郑直说：“可不是吗，家里响应我爸的号召，呼呼啦啦全搬过去了。一开始还觉得挺美，地方宽敞，而且空气不错。可是住得久了，就发现问题了，交通太麻烦！早上开车去上班，收一短信‘北京联通欢迎您’，下班回家再收一短信‘河北联通欢迎您’，循环往复，日月不休。后来一想，得嘞，这油钱基本上就够得上一大笔了，结果一家子现在又折腾回北京。”

我说：“那这涿州的房子怎么办？”

他说：“租着呗，租出去了两户，还有一户空着，我有时候也去住一阵子，顺便收收房租。”

“你知道租我那房子的是什么人吗？”

郑直压低嗓子，又探头探脑地环顾左右，那神色很有点儿像是原来中关村裹着军大衣、鬼鬼祟祟问你要不要光盘的二道贩子。

“楼凤！”他轻声说。

“真的？”我有点儿吃惊地看着郑直，这答案确实没想到。楼凤其实是挺艺术化的称呼，要是按照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叫法，应该是“鸡”。不过楼凤一般不出台，也不在娱乐场所工作，她们都是在居民小区里租一个单间，稍微宣传一下，有需要的客人就会找上门来，比一般的床上服务业隐蔽性更高。

“有机会带你去见识见识。”他拍拍我的肩膀。

不过郑直说的话，我转脸就抛在脑后了，就当一插曲听。

我记得一位哲人曾说过：如果面对百分之五十的利益，就有人敢违背道德；如果面对百分之一百的利益，就有人敢践踏法律；如果面对百分之三百的利益，就有人敢铤而走险，哪怕冒着被绞死的危险。

甭管楼凤这行当听起来多不堪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挣钱。

过了有三四个月的时间，郑直邀请我去看看他家在涿州买的房子，开车都快到那小区门口了，我才突然想起来他提过的这茬儿。

我问他：“你说过的那楼凤租客还在吗？”

郑直点点头说：“在呢，这都住了有小半年时间了。”

我俩边说边聊，上了楼。郑直他爸确实有意思，整整买了二楼一整层，没走几步就到了。刚踏上最后一级楼梯，就有人脆生生地喊：“哥！”

“哎！”我下意识答了一声，抬头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坐在房门口，两手平放在腿上，乌溜溜的黑眼珠瞧着我和郑直。

郑直笑了一下，拿胳膊肘捅捅我，低声说：“那是一傻子！你还真答应啊！你也傻了？”

“傻子？看不出来啊？”我小声问。郑直从口袋里摸钥匙，我扭头看着那小孩儿，平头，眉眼不难看，穿着一身运动装，很干净。不过喊了我们一声之后，就马上移开了视线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楼梯。

郑直开了门，把我推进屋，端茶倒水，又带着我看了看房间。

“你家这房子租得够奇怪的啊，又是楼凤又是傻子。”我说。

“那傻小孩儿是楼凤的弟弟。”郑直回答道，“他们家那门一年四季都敞着，这傻子一大早就搬着个方凳坐在门口，背挺得倍儿直，到晚上都不挪窝。就盯着楼梯看人，分清楚男女老少，张嘴就喊，大爷大妈叔婶哥哥姐叫得顺溜着呢。”

“他姐不在家待，听说是在北京也租了个地方，主要是在那

儿招待，挺晚了才回来。我也就收租金的时候见了一两回。”

我问郑直：“照你这说法，你不应该知道他姐是干这个的啊？这边属于生活区，北京那儿才属于办公区。”

郑直拿手点了点门外，说：“还不是这傻子惹出来的事儿。”

其实当天郑直并不在现场，详情都是周围的街坊告诉他的。

那天是周六，晚上七八点钟，傻子的姐姐领着个男的回来了。据郑直估计，那一阵儿正好碰上北京市搞扫黄打非大检查，估计是市区内的生意不好做，结果就带到这儿来了。

两人进屋，那傻子也要跟着他姐姐进去。

但是那男的不让，哪有跟个傻子看着的道理，也不知怎么的就和他姐姐吵了起来。傻子也是犯了浑，拿起板凳就打那人，正好凳子腿儿从眼角擦过去，这一下就出血了。两个人边打边跑，吵吵闹闹地从屋里一直到屋外，最后连周围的街坊都给闹出来了。

那男的光着身子，就穿个裤衩站楼道里，什么脸都丢完了。他当然不肯吃亏，嘴里连喷带骂：“哪有人这么出来卖的？！婊子还搭着个傻子，绝配！”

话难听，也把情况都挑明了。这楼里的邻居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。

郑直把经过讲完，还感叹了一下，说：“这事儿弄的，周围



街坊也知道我家房子租给了那种人，还有人劝过我，说干脆把房子收回来得了。”

我问他：“那怎么还在租着呢？”

郑直摇摇头说：“我确实有过这想法，但是刚出门心就软了，每次上下楼这傻子都喊我哥，我要是突然把房子收了，他俩住哪儿呢？周围的邻居也说，他姐虽然是干这个的，但是那傻弟弟确实没招谁惹谁，而且喊人喊得勤快，就冲这声也得念着他点儿好吧。”

就那傻子，郑直说：“其实不是纯傻，我觉得和电影里的阿甘有点儿像。智商不高，但也能想问题，别人和他说话，他也能答。我原来问过他，干吗别人上下楼，他都要喊。他说是他姐姐让他喊的，说这样别人会对他好一点儿。”

“我估计是他姐姐不想因为自己连累着周围人骂她弟弟。”

郑直和我这么解释道。

我俩又坐了一会儿，准备回北京，下楼的时候，那傻子又喊：“哥！”

声音很脆。

这些事儿我都是当扯淡来听的，没怎么在意，不知道郑直到底是真的心软还是因为那楼凤从未拖欠过房租，总之那傻子和他姐姐还住着郑直家的房子。郑直原来也没想过会碰到这样的人这

样的事儿，其实市井才是大戏，无论小偷儿、妓女还是匪徒、高人，他们也都长着普通人的模样。

再提起来傻子的时候，都已经到十二月份了。

之前北京下了几场雪，因为延续的时间比较长，都积在一起没化开。我们几个朋友约着去吃羊蝎子，酒桌上无意间聊到郑直他爸，说老头儿现在肯定后悔，北京八环看来是不靠谱了。正说着，郑直碰碰我胳膊，问：“还记得那傻子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腿折了。”郑直撇撇嘴，对我说。

“怎么弄的？”我有点儿好奇。

“从二楼跳下来的时候摔的。”郑直说，“真他妈牛逼。”

这次的事儿，他是亲眼目睹了。本来郑直是去小区补交暖气费和之前的水电费用，结果磨磨蹭蹭一直拖到晚上七点多钟。天一黑，返京路上有雪不好走，他就打算在涿州的屋里睡一夜。等上楼梯回屋的时候，发现有一男的正站在傻子面前，那男的五十多岁的样子，短发，眼窝深陷，从鼻子到脸颊都是红通通的，老远就能闻着一股酒味儿。

这男的手里还拿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“口杯”，这玩意儿和平时用的大白酒杯差不多尺寸，外面罩着塑料膜，里面装着白酒。那男的摸摸索索从塑料袋里掏出来一个，刺啦一声撕开，仰起头咕咚咕咚全灌进肚子里，然后瞪着充血的眼睛。他

看到郑直掏钥匙准备开门，就摇摇晃晃走过来问：“你是这儿的房东吧？”

郑直点头说：“是，你找哪位？”

那男的指了指傻子，说：“我是他爸，他姐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郑直瞧他喝了不少酒，不想多纠缠，就说不知道。

那男的哼哼了两声，又转过身问坐在门口的傻子：“傻子，你姐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一听这称呼，郑直心里有点儿不舒服，就算你是老子，也不能这么称呼自己儿子吧？不过喝了酒的人，又不认识，郑直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没再多说，直接关门进了屋里。进屋之后，他做菜吃饭洗澡，然后看电视，到十点多钟，这中间都风平浪静。等到他熄灯准备睡觉了，突然听到门口一阵吵闹。

女人的喊声很尖，还夹杂着男人的骂声。

郑直从床上爬起来，披着衣服开门。

刚探头就看到门外有一个塑料袋，里面全是空的口杯，才几个小时的工夫，这男的就把酒喝完了。

“给钱，给了钱我就走。”

那男的说：“我是你爸，你得给我钱。”

“你管过我们吗？你找我们要钱，你要脸吗？”傻子的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指着她爸一边哭一边骂。

傻子还呆愣愣地坐在那里，他姐指着那个男人说：“滚！你给我滚！”

那男的也不答话，只是冷笑。

傻子的姐姐见他不走，直接过去推，没承想被她爸一把攥住了头发。那老头啪啪两巴掌扇在傻子姐姐的脸上，然后一只胳膊卡着她的脖子，直接带着往楼下走。女的连哭带喊，拿手乱抓，可是都不管用。楼道里也有其他住户被吵着的，但都只是打开门看，非亲非故的，闹矛盾的又是一家人，就算想管也开不了这个口。

一会儿工夫，这男的就拖着他女儿出了楼道，喊声越来越远。

这时候，本来坐在门口的傻子突然站起来了，一脸的焦急。郑直他们那楼，从二楼开始，楼层间隔都有开口的凉台，傻子瞪瞪跑到二楼与一楼间隔的那个凉台口，朝底下张望。

“姐！”他吼了一声。

还没等人反应过来，他双手一撑就站到了台子上，呼的一下就跳了下去。

砰的一声闷响。

这一下邻居们也哗啦啦全挤到了凉台前，郑直没凑这个热闹，他往楼下冲，这可是人跳下去了，弄得不好就要出大事儿。等他下楼一看，地上的积雪都给腾起来了，万幸的是二楼的高度并不算太离谱，傻子咧着嘴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往前挪，然后一

把抓住了他爸的胳膊，死都不撒手。

三个人扎在一起，倒在地上，这一通乱打。

郑直虽说是一浑球，但确实还有点儿正义感，走过去帮着拉开了那姐弟俩，这才解了围。

“嘿，你别说，那小子傻是傻，对他姐确实不错。我把他俩和那男的拉开以后，那傻子立刻窜到他姐面前，盯着不让人碰，眼神儿和狼崽子似的。”

郑直摇了摇头，有点儿感慨地说。

“他扭头对他姐说，姐，别怕。”

“哎哟，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那滋味儿说不出来。”郑直喝了一口酒。
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后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，我一出去管，其他人也跟着起哄，你一言我一语，那人犟了几句，也不好意思再待，就走了。”

“傻子这时候才喊了一声，姐姐我脚疼。他姐姐抱着他，哭得眼泪都止不住了。”

“我们那小区有人面儿广的，还认识那男的。别说，还真是那姐弟俩的亲爹，也不知道怎么摊上这么个玩意儿。我也是听别人说，他俩的爹原来出过事儿，在涿州的西关那儿扎死人了，直接进号子了。那时候姐弟俩还小，爹前脚刚进去，妈后脚就改嫁

了，两人就跟着爷爷奶奶。后来爷爷奶奶也死了，就这两小的一块儿过。”

“听着像八点档悲情连续剧剧情似的。”我说。

“可不是么，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，早有真事儿垫着呢。前几年那男的刑期服满，一出来就要钱，都没法儿说。不是我同情心泛滥，妈走了爹进去了，爷爷奶奶又不在了，还有一傻弟弟，你说怎么办？有人看不起出来卖的，我不这么想，但凡是有能力有正经营生的，谁愿意干这个？”

“生活所迫，这四个字儿颠扑不破是真理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得了吧，再说你该变哲学家了，那傻小孩儿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打了石膏绑着绷带，不过原来是坐在门口不动，现在是每到晚上十点，他就瘸着个腿往楼下跑，站在楼道门口候着，准备接他姐回家。”

“这么冷的天儿，受得了吗？”我皱着眉问。现在晚上一出门，风都跟刀子似的，从后脊梁插进去，剥皮抽筋。

郑直扬着眉毛，说：“傻呗！”

锅里的热气升腾，我手中的酒杯却渐渐冷了。

郑直在涿州的房子本来租出去了两户，因为快要过年了，有一家最近退了房。郑直就喊我过去帮忙打扫一下，这样年后要是

有新的租户就可以立即搬进来。

还是郑直开车接我，聊了一会儿别的，我问他：“是不是租户只剩下那傻子和他的楼凤姐姐了？”

郑直点点头。

“他们过年不回家吗？”我问。

郑直摇摇头，看着我说：“他俩还有家吗？”

我耸耸肩，这小子现在说话和文艺青年一个尿性了。

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是下午三点，我透过车窗看外面的天，感觉阴沉沉的，怕是要下雪。接近年关，车多人多，一直到五点多我们才到目的地。风刮得耳朵疼，像是要被冻掉了一样，我和郑直两人缩着脖子搓着手进了楼道。

那傻子还是坐在门口，只不过左小腿连脚都裹着厚厚一层白纱布，手还是平平地放在腿上，背依然挺直。倒是头发长了一点儿，不再是我之前见他时的短发，身上穿着一件厚军大衣，是那种老式的，军绿色，在脖领那儿还有一圈黑色的翻毛。

脸色有些白，眼皮也低垂着，不像我印象里那么有精神。

听到我和郑直的脚步声，他抬起头，喊我们。

“哥。”

声音有些急促，伴随着白白的水汽，飘散在楼道里。

郑直只是闷着头应了一声，我朝那傻子点点头，也随着郑直

进了另外一个房间。原来租住的这一户是一家三口，虽然人是走了，但是也留了不少不要的破烂儿。我俩收拾了半天，才弄完三分之一，这就已经到了晚上六点多。郑直说现在时间已经晚了，再回北京都不知道几点了，干脆在这儿将就一宿。而且他家里还有面条，冰箱里还有点儿菜，等会儿去随便弄点儿吃的得了，今晚一鼓作气把屋子打扫完。

我俩从屋里退出来，正好瞧见傻子站起身，伤腿半蜷着，单腿儿往他房间里跳。我问郑直：“他这是要干吗？”郑直说：“大概是饿了，去吃饭吧。”

我侧着头，往屋里瞄。果不其然，客厅中间有个黑方桌，上面摆着白色的盘子，傻子从上面拿了几样东西，又单腿儿往外跳。等走近了，我一看，傻子手里拿的就是那种早餐摊上经常见的圆烧饼，一个只有拳头大小，没多少内容。

我对郑直说：“就这东西，又没味儿又小，能填饱肚子？能好吃？”

郑直摇头说：“菜不够饭来凑，他们家是压根儿连菜都没有，只有靠这个了。你说他姐姐在家的时间才几个小时？也没时间给他做饭，就只能事先买好了干粮，这傻子要是饿了，就自己抓着吃，渴了就倒白开水喝。”

我说：“这确实惨了点儿，大冬天吃这个胃也受不了。要不咱俩接济他一下，等会儿也喊他吃面条，加双筷子的事儿。”



郑直挺诧异地看着我，说：“呦，真看不出您老人家还是菩萨心肠。”

我说：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忘记阶级弟兄，但凡能帮衬点儿，也不吝啬搭把手。咱们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，但是吃口面，热汤热水儿的，这也算力所能及。”

郑直擤了擤鼻子，对我说：“就当积德。”

打发了郑直去煮面，我站在门口对那傻小孩儿说：“别吃饼子了，等会儿去那边吃面条。”我指了指郑直的家。

傻子愣了一下，一边嚼着嘴里的饼，一边抬头瞧我。眼神呆呆愣愣的，但是看着特别通透，能从他眼睛里看到我自己的影子。

我怕他没听懂，又重复了几遍，还一直比画着动作。

傻子放下饼子对我笑，好像还有点儿不好意思。我估摸着，他明白我说的是怎么了，就搀着他的胳膊，把他架了起来。我胳膊刚挨着他的袄子，他就有点儿不自然地退了一下，脑袋磕在墙上，一声脆响。我心里觉得有点儿好笑，但还是扶着他，往屋里走。

傻子刚刚已经吃了一个饼了，手里还攥着两个，舍不得撒。

我刚安顿他在餐桌前坐下，郑直从厨房里探出个脑袋对我说：“你可以和他聊聊天儿。你别看他是个傻子，但其实也能说点儿话。你问个一加一等于几，只会呵呵对你傻笑流口水的是纯